

一天，我與朋友像往常一樣說笑著在大街上行走。忽聞一聲巨響，房樓盡數傾塌，地面劇烈搖晃，警鳴頃刻響起——地震，來臨了。人群似驚弓之鳥一般，霎時驚慌失措，四處逃竄。或已然喪失生命，或奄奄一息，或身體無礙卻無法動彈。而我的雙腿被壓住，刺骨的疼痛席捲而來，卻又動彈不得，左右思量無果，遂就沉了氣靜候救援人員的來到。

餘震仍在繼續，地震如同暴戾恣睢、偏執嗜血的怪獸，肆意掠奪吞噬人們的生命。灰暗的天空可怖極了，刺耳的警鳴聲與慘叫哀嚎交織著，久久迴蕩。腦袋嗡嗡作響，只覺耳邊似有千軍萬馬奔騰而過。腿部的劇痛使其他部位的疼痛都變得微不足道，它使我萬分清醒，也萬分痛苦——我可能再也打不了籃球了。上天明明知道雙腿對我是多麼的重要，可為何要將災難降臨在我頭上？想到這，我開始心灰意冷。足足挨了半個多時辰，才等到救援人員。他們一邊安慰我，一邊為我移開壓住腿的磚石，露出早已血肉模糊的雙腿。他們合力將我抬上擔架，朦朧間看到了一位短髮女孩，她清秀的面龐上滿是焦急，見我如此，她張口緩緩向我道：「已經沒事了，我在你身邊。」

我微微怔了下，心說這話像是在哪裡聽過，忽然眼前一黑，腦中浮現的是昔日的情景。

在比賽的最後一分鐘，兩隊比分持平，那場比賽的冠軍本來勢在必得，卻因為我的失誤使我們隊的成績毀於一旦。我控球完美破開了對方陣型，屈膝踮足輕盈一躍，本想來個漂亮的投球，可不料此時球竟脫了手，隨著籃球落地的清脆聲響，對方隊員探手將那球奪過，像是腳底抹了香油似地衝到我方那邊去，將球準確無誤地投入了我方球籃——僅以一分之差，我們落敗了。我自責不已，來到更衣室，尋了處地方坐下，灰眉首重輕歎。忽聞「咔嚓」開門聲，側目睨見我那隊友，趕緊低下了頭，心中惶惶，生怕他怪罪自己。他卻只是坐我旁邊，拍拍我肩頭，偏首朝我盈盈一笑：「已經沒事了，我在你身邊。」

眼前景象又開始模糊，最後變為漆黑一片，再睜眸卻已是在醫院。

「你的腿骨全裂，已經截肢了，這也就說明，你的運動生涯——」那醫生淡淡掃了我一眼，啟唇說到一半，像是想到什麼似的，停住不說了，起身匆匆離開。我長呼一氣，張望四周，變故彷彿就是一瞬間發生的事。親愛的隊友，是你的話讓我重新振作，讓我就算比賽失意，也懂得重新站起，愈戰愈勇；而那位小姐，與我的隊友說了同樣的話，激勵我、警醒我。就是因為有你們在身邊，我才會覺得溫暖。在我沮喪時，是你們予我安慰；在我無助時，是你們予我幫助；在我絕望時，是你們伴我左右，讓我振作……

後來我就出院了，坐著輪椅。雖現在沒有了健全的身軀，卻也無法阻擋我追尋夢想的道路。後來的後來，我就成為了一名殘疾運動員，在賽場上馳騁、拼搏，拿了許多獎牌、獎杯。我衷心地感謝那兩位在我面臨絕境的時候，鼓勵我，使我振作，從而改變我一生的人。